◎文学聚焦

网络文学为类型文学发展提速

马　季

●类型文学在网络上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类似于文学流派的各种“流”与“文”，都拥有自己的固定粉丝群。

●所谓“硬核技术流”，是指客观、冷静地观察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幻想题材，都以追寻事物的客观真实为目的。

●从有形中来到无形中去，从商业中来到精神中去，是类型文学经典化的必然之路。

类型文学是指那些在题材选择、故事场景、人物设定、审美趣味等方面有着比较定型的类型化倾向的、读者对其有着固定的阅读期待的文学样式，长期以来类型文学在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纵观国内外文学发展史，尽管注重娱乐化和流行性，类型文学还是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等，这些作品虽然产生在不同文化中，却在相互交融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网络文学类型方阵形成

类型文学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一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的精神诉求多向度，审美趣味多元化，受众有想象力渴求；二是大众写作的反复尝试与读写互动产生动力；三是题材选择的丰富性与写作方式的开放性；四是要求作者具备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文化传承意识；五是商业文化相对发达。类型文学一般具有较大的文本构架，需要较长的创作跨度，无论是报章连载还是在线写作，如果缺少粉丝的追捧，作者要保持良好的创作心态不是一件易事。而在线写作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优势，其互动性不仅给作者带来了信心，也为作者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土壤。经过长期创作实践，网络文学探索形成了特有的类型化方略，首先是遵循传统类型小说的基本法则，如体现主流价值观、实现人性关怀、表达家国情怀和爱恨情仇等人类情感原型等，其次是达成了读写之间的“无缝对接”，在表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元，更贴近读者需求，适应市场诉求。

20年来，中国网络文学以类型化为主要创作形态，在不同领域进行创作实践，目前的类型，大致分为玄幻、奇幻、仙侠、架空、穿越、武侠、游戏、竞技、都市、言情、军事、历史、科幻、抗战、童话、明星等60多个大的类型，它们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近百种小的类型，其内容与形式各具特色。同时，类型之间的相互借鉴和混用已成为常态，也就是说类型文学在网络上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类似于文学流派的各种“流”与“文”（如洪荒流、无限流、民国流、技术流，种田文、重生文、抗战文、总裁文、兵王文、轻小说等），都拥有自己的固定粉丝群。

硬核技术流渐热

类型化倾向是文学的一种常态，在网络文学领域这一常态经历了由小众到大众再到分众的过程。可以这样说，网络类型文学的迅速发展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谱系，为中国文学开创新的空间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其创作门槛相对较低，给广大写作爱好者提供了话语舞台，经过大浪淘沙，一批“80后”、“90后”有实力的作者脱颖而出，为创作队伍提供了新生力量。

在中国移动阅读成为网络阅读的首选方式之后，分众化阅读模式渐趋明朗，受众对类型小说有了更高的心理期盼。很长一段时间，网络小说背负着“胡编乱造”的坏名声，但近年来一批有追求的作者开始关注作品的“真实性”。10年前，技术流小说甫一出现，读者欢欣鼓舞的看热闹，如今却是在看门道，齐橙描写工业改革的小说《工业霸主》《材料帝国》提升了这一类型的门槛，此后不仅现实类出现了技术流，幻想类作品亦然，爱潜水的乌贼的异界大陆小说《奥术神座》以物理科学为基础，开创了在异世界崛起的新思路，方想的科幻小说《卡徒》则描写了一个以卡片为核心的流派林立、利益纷争的联邦社会。

最近“硬核技术流”这一名词在网上成为热词。先是彩虹之门继《重生之超级战舰》之后的科幻力作《地球纪元》受到读者追捧，随之医学题材小说《大医凌然》和都市题材小说《天工》也在网上引起热议。所谓“硬核技术流”，是指客观、冷静地观察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幻想题材，都以追寻事物的客观真实为目的。《大医凌然》描述的是纯粹的医学世界，很多细节连医学专家都难以挑出毛病。《天工》讲述顶尖文物修复师苏进重生在一个新的世界，运用绝技修复破损文物的故事。

女频文也同时出现了“硬核”的概念，如会做菜的猫的现代都市小说《美食供应商》和米兰的古代美食题材小说《司宫令》从不同角度切入美食世界，都有各自十分巧妙、严谨的设定。会做菜的猫自己经营过餐厅，小说中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而是通过蛋炒饭、清汤面、凤尾虾、东坡肘子等一道道美食将全书连缀起来，美食才是真正的主角。《司宫令》以南宋美食典籍《中馈录》作者浦江吴氏为原型，力求做到每一道美食皆有出处，在古代美食类型文中有了较大的突破。丁墨和玖月晞的推理言情小说《他来了，请闭眼》《亲爱的阿基米德》，森林鹿的古代都市小说《唐朝定居指南》等作品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含量的类型小说。不难看出，类似的创作倾向正是网络类型文学向传统文学的致敬。

类型文学经典化追求出现

类型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明显的裂变，集大成者往往会背离原有的类型原则成为新类型的开创者，或跨越类型融入新的艺术创作领域，用脱胎换骨来形容这种裂变并不为过，这种变化在网络上俗称“开脑洞”，这无疑是对类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深入发掘和外延拓展，如《家电人生》《天道图书馆》《放开那个女巫》《从前有座灵剑山》《大王饶命》《我有特殊沟通技巧》等作品，虽然作者神格不高，但作品清新脱俗自成一体，为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吹来了新风，证明类型文学创作永无止境。从有形中来到无形中去，从商业中来到精神中去，是类型文学经典化的必然之路。

跨类型创作尽管风险很大，却挡不住网络作家实践的步伐，唐家三少以玄幻小说著称，在创作十多部幻想题材作品之后，推出了《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拥抱谎言拥抱你》两部现实题材作品。历史小说大神月关从《回明》出发，经过《醉枕江山》《步步生莲》，再到《逍遥游》《龙王觉醒》和《大宋北斗司》，一改当年的历史文写实套路，作品中加入大量幻想元素。更俗同样剑走偏锋，从古代军事文《山河英雄志》《枭臣》起步，到重生文《重生之钢铁大亨》、玄幻文《大荒蛮神》再到现实题材作品《大地产商》，一直在不断变换中寻找自己的创作之路。作为一种探索，尝试不同类型的写作，或许是一个作家的使命。

网络文学的出现为类型文学迅速提速，并使类型文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网络上类型之间的相互借鉴和混用已成为常态，也就是说类型文学的系统已经在网络上形成，它的内在流动十分迅捷，但也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大量跟风是网络类型文学的一大弊端。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的类型文学创作还处在粗放型阶段，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网络类型文学有待深入研究。

◎创作谈

《灵渠》之灵

黄继树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在天神、地神、人神三神之中，重中之重的是人神，亦即祖神。古人在修建灵渠的时候，之所以把灵渠的拦江大坝构筑成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按照天、地、人的象征理念来规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灵渠就是中华民族人神文化的象征，它书写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关于天、地、人的关系。“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形成和维护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大家庭的象征。

灵渠，是一个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故事；而我的长篇小说《灵渠》就是要讲述这样一个中国故事的文本。

古灵渠是沟通珠江和长江，南海和东海的渠道，同时又是一条沟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渠道，它不但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同时还实现了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沟通与交流。《灵渠》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它象征中华文化的沟通、交流是无限的。这种沟通交流必将冲破一切封闭与隔绝的障碍，这种封闭与隔绝的障碍包括文化之间的，种族之间的，地域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之对立的是封闭、隔绝，这是一种“相离相合，相生相克”的对立与统一的矛盾。这种关系，贯穿了《灵渠》全书，因为封闭、隔绝的存在，才有沟通、交流的渴望与追求，这是《灵渠》全书人物和情节设置的基础。。

《灵渠》运用“天人合一”“阴阳合一”的理念，制作了两把钥匙和两把剑，这两把钥匙和剑，是打开封闭与隔绝之门的象征。钥匙象征智慧，剑则象征勇敢，这两者象征沟通、交流需要智慧和勇敢。

古灵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与勇者的象征，《灵渠》则把这种象征性通过具体的形象展现出来。史禄、西瓯君、苍梧君等在古灵渠的选址、大坝设计与构筑、南北二渠的开凿上，无不体现出中华文化的超人智慧；他们为了实现岭南与中原的沟通与交流，用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在天、地之间掘出一条大写的“人”字渠道来。灵渠两岸，与渠道一同推进的“坟头”；湘江岸边一棵棵刻写着中原人灵魂的“鬼柳”，都是渴望沟通、交流的象征。这些象征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的。

要实现沟通与交流，还需要有一颗诚挚的心。《灵渠》在尾声中，借伏波将军、湘江才子蒋海龙与“飞来石”几经周折终于实现了互相之间的神秘而奇异对话，象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两个世界之间要实现沟通、交流，还要有一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桥梁”。在《灵渠》中，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时隐时现的“桥梁”效应，使人物和故事情节，在奇幻的叙事境界中，亦显得合情合理。《灵渠》中的相离子，是个肩负向岭南传播中原文化的半人半仙半侠的人物。他的恩师鬼谷子把他作为一枚棋子，从秦岭投放到五岭边缘之地的九嶷山，要他实现中原与岭南的沟通与交流。相离子就是一座“桥梁”的象征。在《灵渠》中，竹梆、耶若茗花、雒鸟等都曾作为一种心灵的“桥梁”出现过。

“象征主义”主张通过暗示性的象征语言，把可见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沟通起来，使之融为一体的艺术追求，这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阴阳合一”有某种相似之处。《灵渠》就是希望通过象征手法，展现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通过沟通与交流，实现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的融合。

黄继树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灵渠》在运用象征手法上，立足于为沟通与交流服务，在语言运用上，力求明晰而准确。《灵渠》的叙事努力采用一种画面式的，有质感的语言，使人在阅读时感同身受，即使在使用深奥难懂的古文时，也尽量阐释得明白易懂。

这就是《灵渠》讲述的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故事。

诗意人生与不羁情怀

——简评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

张　凡　宋园园

不久前，俞胜的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部散文集汇集了作家近20年来创作的篇章，正如苏轼所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蒲公英的种子》不仅记录了俞胜人生旅程中的20载，更见证了如他一般青年一代生活时代的投影。

就创作而言，有的作家擅长写“小”，有的作家擅长写“大”，而这里所说的“小”和“大”，并不是指格局的大小，而是落笔和着眼点的“大”与“小”。就俞胜的散文创作来说，多篇写“小”——以小见大，正如其在后记中提到的，他第一次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是《校园里的塑像》，这一篇写的是中华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教授，在面对伪满洲国的阴谋时，发声“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只代表中国，绝不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在刘长春的身上，他感触到何为浩然正气？何为理性崇高？因而在文中说出了“这是最令我崇敬的人，人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理想与执着的信念”，作家感受到刘长春教授身上质朴的爱国正气，并因此联想到“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砸不破的铜豌豆精神”。而在《秋是一点一点来的》一文中作者又感慨“若是有一天你感叹，这么大岁数了，自己这辈子怕是要一事无成了，你要为年轻时的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羞愧呢。”从中不难发现，作者是个有着敏锐洞察力和文字亲和力的创作者，正是他的这种细腻和从微小处着眼，让其能够轻松发现庸常生活中那些时常被人们忽视的细节与点滴，作家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人、事或者物上，生发出人生哲学，耐人寻味。

俞胜的散文创作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把握以及对人生的思考与理解。俞胜也曾坦言，若是非要将自己的创作分门别类的话，那自己的创作应该属于“为人生”一派。纵览俞胜的散文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其多篇散文的行文中间充满了温热的人性美好：在《蒲公英的种子》一文作家巧用蒲公英的生命特性来借喻人们在“野蛮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离情别怨与人生有时的无可奈何。可以说，俞胜以其个人化的文学方式，记录了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也给读者提供了一次思考人生、反观生活、认识世界的契机。而在创作上，俞胜不喜欢那种逃避时代、无病呻吟式的写作或矫情，可以说他的文字在记录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下这个纷繁庞杂的社会与时代。

俞胜的散文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诗意美，他灵活化用各类古诗古词，几乎每篇散文中都有几句应景而生的诗词，在《故乡的柳》一文的结尾处“此夜，我又‘曲中闻折柳’了，想起故乡的柳，想起柳边的姐姐来……”经过这番“化用”使看起来比较普通的文字多了几分意境，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游子之思越发醇厚、越发浓郁。

俞胜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整部散文集汇集了作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人生思考：思考历史、思考人生、思考未来，也正是有了这种人生况味的诸般思考，使得作家面对生活时，不免有一种处变不惊的从容和优雅。

《家长》：观照真实无欺的教育现场

王虹建

刘庆邦

著名作家刘庆邦是文坛常青树，年近七十而笔耕不辍。他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新著《家长》甫一问世，便赢得了广泛关注。这部作品写了一个名叫王国慧的母亲，为了儿子何新成的成才费尽心思，但她只将注意力放在儿子的荣誉和成绩上，而对儿子的内心却很少注意。儿子缺少良好的家庭环境，出现早恋倾向时，又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很好的引导，最终出现了精神障碍。

以王国慧为代表的中国家长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们望子成龙，可对孩子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心灵问题，解决方法往往失之简单。孩子如同小树，能否健康成长跟周围的土壤密切相关。何新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一步步下滑，直至出现精神问题，大家都是一个无恶意的共谋。也许，教育只是这部书的一个隐喻，作家真正关注的是人格完善，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法则等问题。

从农村到城市一路走来，何新成生性善良，又敏感、脆弱。从照顾赵老虎到何怀礼虐猫，再到与周丽娟的朦胧恋情，何新成始终怀有一颗璞玉一般的童心。对赤子之心的抚摸，对真实天性的体恤，是许多优秀小说的共同的内核。这个内核洞悉人性，观照世相，不啻是一缕救赎的亮光。从这个角度说，《家长》中的何新成是一种向善，也是一种呼唤，呼唤真与美的魂兮归来。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以何新成上学为主线贯穿整个故事，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活画卷，也是当下众生的心灵史，笔法老道，寓意深刻。好的小说往往是指涉灵魂的。作家遵循心灵的契约，把《家长》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放置在既定的场域，让他们或喜或悲，或歌或哭，一个动作几句对话就能让读者明了人物的内心。这部书看似家常，但功力深厚，思想内涵深沉厚重，且有一种宽广的悲悯情怀。对内心的深层挖掘，对存在的终极追问，使小说有了一种灵魂之深。这一点使这部书远高于其他小说。

《家长》是贴着人物写作的典范。小说从王国慧母亲走亲戚写起，直至麻玉华离开何新成结束，每一个细节都极为真实生动，塑造了王国慧、何新成、何怀礼和麻玉华等一系列人物典型。作家有一种化平庸为神奇的能力，许多本来十分平常的小事儿，一旦到了他的笔下，都变得有趣并且耐读。有时，我分明觉得人物已然从字里行间站了起来，一颦一笑都如在眼前。作家做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生活的经历给了他无尽的财富。书中的人物对话，既接地气，又有生活的元气，且有明显的地域色彩。通过这些对话，我们可以想见人物的音容笑貌，触摸人物的性格。另外，作家也有很强的幽默感，不少地方都写得令人莞尔。

我有20年的教书经历，《家长》带给我的不仅是一种共鸣，还有一种震撼。很多时候，我愿意把《家长》视作一面镜子，通过它来观照家长和学生，观照像我这样的教师，以及生活中更多的层面。《家长》写出了真实无欺的教育现场，有美好的青春，有脆弱的心灵，还有生存的局限。我们都是世界的孩子，未来的路上，我们会一直成长并且前行。如果我们能洞悉世风之变，且能守住自己的内心，那便是我们阅读《家长》的又一收获了。